

健保分期的甘苦人

鍾伊玲

猶記報到第一日，認識分署的案件，基本上區分為稅、健、罰、費。同仁們也常會笑談，欠稅的都嘛是有錢人，錢都嘛藏好好了；被開罰的就是自找的，要不要闖紅燈、要不要亂丟垃圾，不都是取決於自己嘛。欠費的就是貴人多忘事囉！不是忘了繳停車費，就是忘了繳過路費，才移送進來的。那欠健保費的呢？唉，其實都是一些投保在區公所、沒工作的甘苦人。假想一下，如果今天我有一個正常、穩定的工作，公司當然會幫我投保勞健保，健保自付額則每月從當月薪水扣除，自然不會有健保欠費。

那是我當菜鳥書記官的第二個月，一通國台語參雜的電話進來，電話的那一頭是位濃濃鄉土台語口音的男聲：「喂ㄟ，我有收到一張法務部來的單子，很像是健保沒繳捏，啊我可不可以辦分期蛤？」稍微細問了一下分期的原因及目前經濟狀況，得知義務人目前失業中，而且僅小學畢業，只能作些路邊廣告舉牌、工地清潔的臨時工糊口。同意他至分署辦分期後，義務人又問道：「啊你們那邊要怎麼去？」隱約記得網頁上有公車資訊，我趕緊打開網頁查看、答覆並且告知大樓有停車場，供義務人洽公免費停車三小時，方便的話也可以騎車過來。另外，因為正當新冠肺炎期間，又叮囑義務人記得戴口罩過來。由於義務人台語比國語好，而我的國語比台語好，所以這通雞同鴨講的電話，令我印象頗深。

幾天後的下午，一位年約 40 多歲、身材略為粗壯、衣褲泛黃起皺、腳踏著幾乎磨平的藍白拖、腳皮上裹著厚厚的一

層繭，還有臉上戴著那不知道從哪兒翻出來，舊到發皺的白色棉花口罩，那是我小時候在家裡的醫藥箱曾看過的棉花口罩，我想那應該停產很久了！他是一位典型的藍領階層，也就是以流汗、勞動來換取薪資的勞工階層。他，小學畢業，卻認真的戴上了我叮嚀再三的口罩；他，身上很髒，卻在起身時，拍了拍剛剛才坐下的那張椅子；他，是一個收入不穩定的甘苦人，卻在繳費的時候，用力地攤平從口袋掏出來的鈔票；他，不喊窮、不喊苦，只希望分署能給他一個分期繳納的機會。不同於其他穿著乾淨整齊、甚至西裝筆挺的義務人，眼前的這位先生，更是令人尊重和鼻酸。令人尊重的是，他的人窮志不窮，雖然拮据，依舊想當個奉公守法的好公民；而令人鼻酸的是，社會底層的甘苦人還有很多、很多，這不過是冰山一角罷了。後來，帶領他到樓下繳費時，我偷偷地塞了一個分署配給第一線人員口罩給他，我想，這也是我能為他做的一點小事。

